

七侠五义

(下)

QI XIA WU YI

● 中国古典侠义馆藏善本 ●

歷代傳承

清·石玉昆 编撰

话说宋朝自陈桥兵变，众将立太祖为君，江山一统，相传至太宗，又至真宗，四海升平，万民乐业，真是风调雨顺，君正臣良。

一日，早朝，文武班齐，有西台御史兼钦天监文彦博出班奏道：『臣夜观天象，见天狗星犯阙，恐于储君不利。恭绘形图一张，谨呈御览。』承奉接过，陈于御案之上。天子看罢，笑曰：『朕观此图，虽则是上天垂象，但朕并无储君，有何不利之处？卿且归班，朕自有道理。』早期已毕，众臣皆散。

七侠五义

清·石玉昆 编撰

(下)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第八十一回

盗御冠交托丁兆蕙
拦相轿出首马朝贤

且说黑妖狐来至皇城，用如意绦越过皇墙，已至内苑。他便施展生平武艺，走壁飞檐。此非寻常房舍墙垣可比：墙呢是高的，房子是大的，到处一层层皆是殿阁琉璃瓦盖成。脚下是滑的，并且各所在皆有上值之人，要略有响动，那是顽的吗？好智化！轻移健步，跃脊蹿房，所过处皆留暗记，以便归路熟识。“嗖”“嗖”“嗖”一直来到四执库的后坡。数了数瓦陇，便将瓦揭开，按次序排好。把灰土扒在旁边。到了锡被，四围用利刃划开，望板也是照旧排好，早已露出了椽子来。又在百宝囊中取出连环锯，斜岔儿锯了两根，将锯收起。用如意绦上的如意钩搭住，手握丝绦。刚倒了两三把，到了天花板。揭起一块，顺流而下。脚踏实地，用脚尖滑步而行，惟恐看出脚印儿来。刚要动手，只见墙那边墙头露出灯光，跳下人来到道：“在这里，有了。”智爷暗说不好，急奔前面坎墙，贴伏身体，留神细听。外边却又说道：“有了三个了。”智化暗道：“这是找什么呢？”忽又听说道：“六个都有了。”复又上了墙头，越墙去了。原来是隔壁值宿之人，大家掷骰子，耍急了，隔墙儿把骰子扔过来了。后来说合了，大家圆场儿，故此打了灯笼跳过墙来找。“有了三个”，又“六个全有了”，的得是骰子。

且言智爷见那人上墙过去了，方引着火扇一照，见一溜朱红格子上面，有门儿俱各粘贴封皮，锁着镀金锁头。每门上俱有号头，写着天字一号就是九龙冠。即伸手掏出一个小皮壶儿，里面盛着烧酒，将封皮印湿了，慢慢揭下。又摸着锁头儿，锁门是个工字儿的，即从囊中取出一都噜配好的钥匙，将锁轻轻开开。轻启朱门，见有黄包袱包定冠盒，上面还有象牙牌子写着天字第一号九龙冠一顶，并有臣某跪进，也不细看。智爷兢兢业业请出，将包袱挽手打开，把盒子顶在头上，两边挽手往自己下巴底下一勒，系了个结实。然后将朱门闭好，上了锁。恐有手印，又用袖子搽搽。回手百宝囊中取出油纸包儿里面糰子，仍把封皮粘妥，用手按按，复用火

扇照了一照，再无形迹。脚下却又滑了几步，弥缝脚踪，方拢了如意绦，倒扒而上。到了天花板上，单手拢绦，脚下绊住，探身将天花板放下安稳。翻身上了后坡，立住脚步，将如意绦收起。安放斜岔儿椽子，抹了油腻子，丝毫不错。搭了望板，盖上锡被，将灰土俱各按拢堆好，挨次儿稳了瓦。又从怀中取出小条帚扫了一扫灰土，纹丝儿也是不露。收拾已毕，离了四执库，按旧路归来，到处取了暗记儿。此时已五鼓天了。

他只顾在这里盗冠，把个裴福急得坐立不安，心内胡思乱想。由三更盼到四更，自四更盼到五更，盼得老眼欲花。好容易见那边影影绰绰，似有人影，忽听锣声震耳，偏偏巡更的来了。裴福吓得胆裂魂飞。只见那边黑影一蹲，却不动了。巡更的问道：“那是什么人？”裴福忙插口道：“那是俺的儿子出恭呢。你老歇歇罢。”更夫道：“巡逻要紧，不得工夫。”当当当打着五更，往北去了。裴福赶上一步，智爷过来道：“巧极了。巡更的又来了，险些儿误了大事！”说罢，急急解下冠盒。裴福将席簋子底屉儿揭开，智化安放妥当，盖好了屉子。自己脱了夜行衣，包裹好了，收藏起来，上面用棉被褥盖严。此时，英姐尚在睡熟未醒。裴福悄悄问道：“如何盗冠？”智化一一说了。把个裴福吓得半天做声不得。智爷道：“功已成了，你老人家该装病了。”到了天明，王头儿来时，智化假意悲啼，说：“俺爹昨夜偶然得病，闹了一夜不省人事，俺只得急急回去。”王头儿无奈，只得由他。英姐不知就里，只当祖父是真病呢，她却当真哭起来了。智爷推着车子，英姐跟步而行，哭哭啼啼，一路上有知道他们是逃荒的，无不嗟叹。出了城门，到了无人之处，智化将裴福唤起，把英姐抱上车去，背起绳绊，急急赶路。离了河南，到了长江，乘上船，一帆风顺。

一日，来到镇江口，正要换船之时，只见那边有一只大船，出来了三人，却是兆兰、兆蕙、艾虎。彼此见了，俱各欢喜。连忙将小车搭上船，智爷等也上了大船。到了舱中，换了衣服，大家就座。双侠便问：“事体如何？”智爷说明原委，甚是畅快。趁着顺风，一日到了本府。在停泊之处下船，自有庄丁、伴当接待。推小车一同进庄，来至待客厅，将席簋搭下来，安放妥当。自然是饮酒接风。智化又问丁二爷如何将冠送去。兆蕙道：“小弟已备下钱粮筐了，一

头是冠，一头是香烛、钱粮，又洁净，又灵便。就说奉母命天竺进香。兄长以为何如？”智爷道：“好。但不知在何处居住？”二爷道：“现有周老儿，名叫周增，他就在天竺开设茶楼，小弟素来与他熟识，且待他有好处。他那里楼上极其幽雅，颇可安身。”智爷听了，甚为放心。饮酒吃饭之后，到了夜静更深，左右无人，方将九龙珍珠冠请出供上，大家行了礼，才打开瞻仰了瞻仰。此冠乃赤金累龙，明珠镶嵌。上面有九条金龙，前后卧龙，左右行龙，顶上有四条搅尾龙，捧着一个团龙。周围珍珠不计其数，单有九颗大珠，晶莹焕发，光芒四射。再衬着赤金明亮，闪闪灼灼，令人不能注目。大家无不赞扬，真乃稀奇之宝。看过，好好包裹了，放在钱粮筐内，遮盖严密。到了五鼓，丁二爷带了伴当，离了菜花村，竟奔中天竺而去。

迟不几日回来，大家迎至厅上，细问其详。丁二爷道：“到了中天竺，就在周老茶楼居住。白日进了香，到了晚间托言身体乏困，早早上楼安歇。周老惟恐惊醒我，再也不敢上楼，因此趁空儿到了马强家中。佛楼之上果有极大的佛龕三座，我将宝冠放在中间佛龕，左边隔扇的后面，仍然放下黄缎佛帘，人人不能理会。安放妥当，回到周家楼上，已交五鼓。我便假装起病来，叫伴当收拾起身。周老哪里肯放，务必赶做羹汤暖酒。他又拿出四百两银子来，要归还原银。我也没有要，急急地赶回来了。”大家听了，欢喜非常。惟有智爷瞅着艾虎一语不发。

但见小爷从从容容说道：“丁二叔既将宝冠放妥，侄儿就要起身了。”兆兰、兆蕙听了此言，倒替艾虎为难，也就一语不发。只听智化道：“艾虎呀，我的儿。此事全为忠臣义士起见，我与你丁二叔方涉深行险，好容易将此事做成。你若到了东京，口齿中稍有含糊，不但前功尽弃，只怕忠臣义士的性命也就难保了。”丁氏弟兄极口答道：“智大哥此话是极，贤侄你要斟酌。”艾虎道：“师父与二位叔父但请放心。小侄此去，此头可断，此志不可回！此事再无不成之理。”智爷道：“但愿你如此。这有书信一封，你拿去找着你白五叔，自有安置照应。”小侠接了书信，揣在里衣之内，提了包裹，拜别智爷与丁大爷、丁二爷。他三人见他小小孩童，干此关系重大之事，又是耽心，又是爱惜，不由地送出庄外。艾虎道：“师父与二位

叔父不必远送，艾虎就此拜别了。”智化又嘱咐道：“御冠在佛龕中间左边隔扇的后面，要记明了。”艾虎答应，背上包裹，头也不回，扬长去了。请看艾虎如此的光景，岂是十五岁的小儿？差不多有年纪的，也就甘拜下风！他人儿虽小，胆子极大，而且机变、谋略俱有。这正是“有智不在年高，无智空活百岁”。

这艾虎在路行程，不过是饥餐渴饮。一日来到开封府，进了城门，且不去找白玉堂，他却先奔开封府署，要瞧瞧是什么样儿。不想刚到衙门前，只见那边喝道之声，驱逐闲人，说太师来了。艾虎暗道：“巧咧！我何不迎将上去呢？”趁着忙乱之际，见头踏已过，大轿看看切近，他却从人丛中钻出来，迎轿跪倒，口呼：“冤枉呀！相爷，冤枉！”包公在轿内，见一个小孩子拦轿鸣冤，吩咐带进衙门。“哦。”左右答应一声，上来了四名差役，将艾虎拢住，道，“你这小孩子淘气得很，开封府也是你戏耍的么？”艾虎道：“众位别说这个话。我不是玩来了，我真要告状。”张龙上前道：“不要惊吓于他。”问艾虎道：“你姓什么？今年多大了？”艾虎一一说了。张龙道：“你状告何人？为着何事？”艾虎道：“大叔，你老不必深问。只求你老带我见了相爷，我自有话回禀。”张龙听了此言，暗道：“这小孩子竟有些意思。”

忽听里面传出话来：“带那小孩子。”张龙道：“快些走罢，相爷升了堂了。”艾虎随着张龙到了角门，报了名，将他带至丹墀上，当堂跪倒。艾虎偷眼往上观瞧，见包公端然正座，不怒自威，两旁罗列衙役甚是严肃，真如森罗殿一般。只听包公问道：“那小孩子姓甚名谁？状告何人？诉上来。”艾虎道：“小人名叫艾虎，今年十五岁，乃马员外马强的家奴。”包公听说马强的家奴，便问道：“你到此何事？”艾虎道：“小人特为出首一件事。小人却不知道什么叫出首。只因这宗事小人知情，听见人说：‘知情不举，罪加一等。’故此小人前来，在相爷跟前言语一声儿，就完了小人的事了。”包公道：“慢慢讲来。”艾虎道：“只因三年前我们太老爷告假还乡……”包公道：“你家太老爷是谁？”艾虎伸出四指道：“就是四指库的总管马朝贤。他是我们员外的叔叔。”包公听了暗想道：“必是四执库总管马朝贤了。小孩子不懂得四执，拿着当了四指库。”又问道：“告假还乡，怎么样了？”艾虎道：“小人的太老爷坐着轿，到了家中，抬至大

厅之上，下了轿就叫左右回避了。那时小人跟着员外，以为是个小孩子，却不避讳。只见我们太老爷从轿内捧出个黄龙包袱来，对着小人的员外悄悄说道：“这是圣上九龙冠。咱家顺便带来，你好好的供在佛楼之上。将来襄阳王爷举事，就把此冠呈献。千万不可泄露。”我家员外就接过来了，叫小人托着。小人端着沉甸甸的，跟了员外上了佛楼。我们员外就放在中间佛龕的左边棱扇后面了。”包公听了暗暗吃惊，连两旁的衙役无不骇然。只听包公问道：“后来便怎么样？”艾虎道：“后来也不怎么样。一来二去，我也大些了，常听见人说，知情不举，罪加一等！”小人也不理会。后来又有人知道了，却向小人打听，小人也就告诉他们。他们都说：“没事便罢，若有了事，你就是知情不举！”到了新近，小人的员外拿进京来，就有人和小人说：“你提防着罢，员外这一到京，若把三年前的事儿叨登出来，你就是隐匿不报的罪名！”小人听了害怕，比不得三年前人事不知、天日不懂得。如今也觉明白些了，越想越不是顽的。因此小人赶至京中。小人却不是出首，止把此事说明了，就与小人不相干了。”包公听毕，忖度了一番。猛然将惊堂木一拍，道：“我把你这狗才！你受了何人主使，竟敢在本阁跟前陷害朝中总管与你家主人？是何道理？还不与我从实招上来！”左右齐声吆喝道：“快说，快说！”未知艾虎如何答对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二回

试御刑小侠经初审 遵钦命内宦会五堂

且说艾虎听包公问他是何人主使，心中暗道：“好厉害！怪道人人说包相爷断事如神，果然不差。”他却故意惊慌道：“没有什么说的。这倒为了难了：不报罢，又怕罪加一等；报了罢，又说被人主使。要不就算没有这宗事，等着我们员外说了，我再呈报如何？”说罢，站起身来就要下堂。两边衙役见他小孩子不懂官事，连忙叫道：“转来，转来！跪下，跪下。”艾虎复又跪倒。包公冷笑道：“我看你虽是年幼顽童，眼光却是诡诈。你可晓得本阁的规矩么？”艾虎听了，暗暗打个冷战道：“小人不知什么规矩。”包公道：“本阁有条

例，每逢以下犯上者，俱要将四肢铡去。如今你既出首你家主人，犯了本阁的规矩，理宜铡去四肢。来哦，请御刑。”只听两旁发一声喊，王、马、张、赵将狗头铡抬来，搁在当堂，抖去龙袱。只见黄澄澄、冷森森一口铜铡，放在艾虎面前。小侠看了，虽则心惊，暗暗自己叫着自己：“艾虎呀，艾虎！你为救忠臣义士而来，慢说铡去四肢，纵然腰断两截，只要成了名，千万不可露出马脚来！”忽听包公问道：“你还不说实话么？”艾虎故意颤巍巍地道：“小人实实害怕，惟恐罪加一等，不得已呈诉相爷呀！”包公命去鞋袜。张龙、赵虎上前，左右一声呐喊，将艾虎丢翻在地，脱去鞋袜。张、赵将艾虎托起，双足入了铡口。王朝掌住铡刀，手拢鬼头把，面对包公，只等相爷一摆手，刀往下落，不过“咯吱”一声，艾虎的脚丫儿就结了。张龙、赵虎一边一个架着艾虎，马汉提了艾虎的头发，面向包公。包公问道：“艾虎，你受何人主使，还不快招么？”艾虎故意哀哀地道：“小人就知害怕，实实没有什么主使的。相爷不信，差人去取珠冠，如若没有，小人情甘认罪。”包公点头道：“且将他放下来。”马汉松了头发，张、赵二人连忙将他往前一搭，双足离了铡口。王朝、马汉将御刑抬过一边。此时慢说艾虎心内落实，就是四义士等无不替艾虎侥幸的。

包公又问道：“艾虎，现今这项御冠还在你家主佛楼之上么？”艾虎道：“现在佛楼之上。回相爷，不是玉冠，小人的太老爷说是九龙珍珠冠。”包公问实了，便吩咐将艾虎带下去。该值的听了，即将艾虎带下堂来。早有禁子郝头儿接下差使，领艾虎到了监中单间屋里，道：“少爷，你老这里坐罢，待我取茶去。”少时，取了新泡的盖碗茶来。艾虎暗道：“他们这等光景，别是要想钱罢？怎么打着官司的称呼少爷，还喝这样的好茶？这是什么意思呢？”只见郝头儿悄悄与伙计说了几句话，登时摆上菜蔬，又是酒，又是点心，并且亲自殷勤斟酒，闹得艾虎反倒不得主意了。忽听外面有人“嗤嗤”地声音，郝头儿连忙迎了出来，请安道：“小人已安置了少爷，又孝敬了一桌酒饭。”又听那位官长说道：“好，难为你了。赏你十两银子，明日到我下处去取。”郝头儿叩头谢了赏。只听那位官长吩咐道：“你在外面照看，我和你少爷有句话说，呼唤时方许进来。”郝禁子连连答应，转身在监口拦人，凡有来的，他将五指一伸，努努嘴，摆

摆手，那人见了，急急退去。

你道此位官长是谁？就是玉堂白五爷。只因听说有个小孩子告状，他便连忙跑到公堂之上，细细一看，认得是艾虎，暗道：“他到此何事？”后来听他说出原由，惊骇非常。又暗暗揣度了一番，竟是为倪太守、欧阳兄而来，不由地心中踌躇道：“这样一宗大事，为何搁在小孩子身上呢？”忽听公座上包公发怒说：“请御刑。”白五爷只急得搓手，暗道：“完了，完了！这可怎么好？”自己又不敢上前，惟有两眼直勾勾瞅着艾虎。及至艾虎一口咬定，毫无更改，白五爷又暗暗夸奖道：“好孩子，真是强将手下无弱兵。这要是从铡口里爬出来，方是男儿。”后来见包公放下艾虎，准了词状，只乐得心花俱开，便从堂上溜了下来。见了郝禁子，嘱咐道：“堂上鸣冤的，是我的侄儿。少时下来，你要好好照应。”郝禁子那敢怠慢，故此以“少爷”称呼，伺候茶水酒饭，知道白五爷必来探监，为的是当好差使，又可于中取利。果然，白五爷来了，就赏了十两银子，叫他在外张望。五爷便进了单屋。

艾虎抬头见是白玉堂，连忙上前参见。五爷悄悄道：“贤侄，你好大胆！竟敢在开封府弄玄虚，这还了得！我且问你，这是何人主意？因何贤侄不先来见我呢？”艾虎见问，将始末情由述了一遍，道：“侄儿临来时，我师父原给了一封信，叫侄儿找白五叔。侄儿一想，一来恐事不密，露了形迹；二来可巧遇见相爷下朝，因此侄儿就喊了冤了。”说着话，将书信从里衣内取出，递与玉堂。玉堂接来拆看，无非托他暗中调停，不叫艾虎吃亏之意。将书看毕，暗自忖道：“这明是艾虎自逞胆量，不肯先投书信，可见高傲，将来竟自不可限量呢。”便对艾虎道：“如今紧要关隘已过，也就可以放心了。方才我听说你的口供打了折底，相爷明早就要启奏了。且看旨意如何，再做道理。你吃了饭不曾？”艾虎道：“饭到不消，就只酒……”说至此便不言语。白五爷问道：“怎么，没有酒？”艾虎道：“有酒。那点点儿刚喝了五六碗，就没了。”白玉堂听了，暗道：“这孩子敢则爱喝，其实五六碗也不为少。”便唤道：“郝头儿呢？”只听外面答应，连忙进来。五谷道：“再取一瓶酒来。”郝禁子答应去了。白五爷又嘱咐道：“少时酒来，撙节而饮，不可过于贪杯。知道明日是什么旨意呢，你也要留神提防着。”艾虎道：“五叔说的是。侄儿再喝这一瓶

就不喝了。”白玉堂也笑了。郝头儿取了酒来，白五爷又嘱咐了一番方才去了。

果然，次日包相将此事递了奏折。仁宗看了，将折留中，细细揣度。偶然想起：“兵部尚书金辉曾具折二次，说朕的皇叔有谋反之意，是朕一时之怒，将他谪贬。如何今日包卿折内又有此说呢？事有可疑。”即宣都堂陈林，密旨派往稽查四执库。老伴伴领旨，带令手下人等，传了马朝贤，宣了圣旨。马朝贤不知为着何事，见是都堂奉钦命而来，敢不懍遵，只得随往，一同上库验了封，开了库门，就从朱棱天字一号查起。揭开封皮，开了锁，拉开朱门一看，罢咧！却是空的。陈公公问道：“这九龙珍珠冠哪里去了？”谁知马朝贤见没了此冠，已然吓得面目焦黄，如今见都堂一问，哪里还答应的上来。张着嘴，瞪着眼，半晌说了一句：“不……不……不知道。”陈公公见他神色惊慌，便道：“本堂奉旨查库者，就是为查此冠。如今此冠既已不见，本堂只好回奏，且听旨意便了。”回头吩咐道：“孩儿们，把马总管好好看起来。”陈公公即时复奏。圣上大怒，即将总管马朝贤拿问，就派都堂审讯。陈公公奏道：“现有马朝贤之侄马强在大理寺审讯。马朝贤既然监守自盗，他侄儿马强必然知情，理应归大理寺质对。”天子准奏，将原折并马朝贤俱交大理寺。天子传旨之后，恐其中另有情弊，又特派刑部尚书杜文辉、都察院总宪范仲禹、枢密院掌院颜查散，会同大理寺文彦博，隔别严加审讯。

此旨一下，各部院堂官俱赴大理寺，惟有枢密院颜查散颜大人刚要上轿，只见虞侯手内拿一字柬回道：“白五老爷派人送来，请大人即升。”颜查散接过拆阅，原来是白玉堂托付照应艾虎。颜大人道：“是了，我知道了。叫来人回去罢。”虞侯传出话去。颜大人暗暗想道：“此系奉旨交审的案件，难以徇情，只好临期看机会便了。”上轿来至大理寺。众位堂官会了齐，大家俱看了原折，方知马朝贤监守自盗，其中有襄阳王谋为不轨的话头，个个骇目惊心，彼此计议。范仲禹道：“少时都堂到来，固然先问这小孩子，真伪莫辨。莫若如此如此，先试探他一番如何？”大家深以为然。又都向文大人问了问马强一案审得如何。文大人道：“这马强强梁霸道，俱已招承，惟独一口咬定倪太守结连大盗，抢掠他的家私一节。已将北侠欧阳春拿到，原来是个侠客义士，倪太守多亏他救出。至于抢掠之

事，概不知情，坚不承认。下官问过几堂，见他为人正直，言语豪爽，决非劫掠大盗。下官已派人暗暗访查去了。如今既有艾虎，他是马强家奴，他家被劫，他自然知道的。此事也可以问他。”大家称是。忽见禀道：“都堂到了。”众大人迎至丹墀。

只见陈公公下轿抢行几步，与众位大人见了，说道：“众位大人早到了，恕咱家来迟。只因圣上为此震怒，懒进饮食，还是我婉转进谏，圣上方才进膳。咱家伺候膳毕，急急赶到，所以来迟。”彼此到了公堂之上，见设着五堂公位，大家挨次而坐。陈公公道：“众位大人还没有问问吗？”众人道：“专等都堂到来。我等已计议了一番。”便将方才商酌的话说了。陈公公道：“众位大人高见不差。很好，就是如此罢。”吩咐先带艾虎。左右一声喊，接连不断：“带艾虎！”“带艾虎！”小爷在开封府经过那样风波，如今到了大理寺，虽则是五堂会审，他却毫不介意。上得堂来，双膝跪倒，两只眼睛滴溜都噜，东瞧西看。陈公公先就说道：“啊呀，咱家只道什么艾虎呢，原来是个小孩子。看他浑浑实实，却倒伶伶俐俐的。你今年多大了？”艾虎道：“小人十五岁了。”陈公公道：“你小小年纪，有什么冤屈，竟敢告状呢？大着点声儿，说给众位大人听。”艾虎将昨日在开封府的口供说了一遍，又说道：“包相爷要将小人四肢铡去，小人实在是畏罪之故，并不敢陷害主人。因此蒙相爷施恩，方准了小人的状子。”说罢，向上叩头。陈公公听了，对着众人说道：“众位大人俱各听明了，有什么问的，只管问。咱家虽是奉旨钦派，然而咱家只知进御当差，这案子上头甚不明白。”只听杜大人问道：“艾虎，你在马强家几年了？”艾虎道：“小人自幼儿就在那里。”杜大人道：“三年前，你家太老爷交给你主人的九龙冠，是你亲眼么？”艾虎道：“亲眼见的。小人的太老爷先给小人的主人，小人的主人就叫小人捧着，一同到了佛楼，收在中间佛龕的隔扇后面。”杜大人道：“既是三年前之事，你为何今日才来出首？讲！”陈公公道：“是呀，三年前马总管告假，咱家还依稀记得，大约是为修理坟茔，告了三个月的假。我们这里还有底帐可考。既是那时候的事情，为何这时候才说出来呢？你说。”艾虎道：“小人三年前方交十二岁，天日不懂，人事不知。今年，小人十五岁，到底明白点了。又因小人主人目下遭了官事，惟恐说出这件事情来，小人如何担的起‘知情不举、隐匿不报’

的罪名呢？”范大人道：“这也罢了。我且问你：当初你太老爷交付你主人九龙冠时，说些什么？”艾虎道：“小人就听见我太老爷说：‘此冠好好收藏，等着襄阳王举事时，应把民此冠献上，必得大大的爵位。’小人也不知举什么事。”范大人道：“如此说来，你家太老爷，你自然是认得的了？”一句话，问得艾虎张口结舌。未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三回 矢口不移心灵性巧 真赃实犯理短情屈

且说艾虎听范大人问他可认得你家太老爷这一句话，艾虎暗道：“这可罢了！当初虽见过马朝贤，我并未曾留心，何况又别了三年呢。然而又说不得我不认得。但这位大人如何单问我认得不认得，必有什么缘故罢？”想罢，答道：“小人的太老爷，小人是认得的。”范大人听了，便吩咐带马朝贤。左右答应一声，朝外就走。

此时，颜大人旁观者清，见艾虎沉吟后方才答应认得，就知艾虎有些恍惚，暗暗着急担惊，惟恐年幼，一时认错了那还了得。急中生智，便将手一指，大袍袖一遮，道：“艾虎，少时马朝贤来时，你要当面对明，休得袒护！”嘴里说着话，眼睛却递眼色，虽不至摇头，然而纱帽翅儿也略动了一动。艾虎本因范大人问他认得不认得，心中有些疑心，如今见颜大人这番光景，心内更觉明白。只听外面锁镣之声，他却跪着偷眼往外观看，见有一年老的太监，虽然项带刑具，到了丹墀之上，面上尚微有笑容，及至到了公堂，他才敛容息气，而且见了大人们也不下跪报名，直挺挺站在那里，一语不发。小爷更觉省悟。只听范大人问道：“艾虎，你与马朝贤当面对来。”艾虎故意的抬头望了一望那人道：“他不是我家太老爷。我家太老爷小人是认得的。”陈公公在堂上笑道：“好个孩子，真好眼力。”又望着范大人道：“似这等光景，这孩子真认得马总管无疑了。来呀，你们把他带下去，就把马朝贤带上来罢。”左右将假马朝贤带下。不多时，只见带上了个欺心背反、蓄意谋奸、三角眼含痛泪、一片心

术不端的总管马朝贤来。左右当堂打去刑具，朝上跪倒。陈公公见这番光景，未免心生恻隐，无奈说道：“马朝贤，今有人告你三年前告假回乡时，你把圣上九龙珍珠冠擅敢私携至家，你要从实招上来。”马朝贤吓得胆裂魂飞道：“此冠实是库内遗失，犯人概不知情呀。”只听文大人道：“艾虎，你与他当面对来。”艾虎便将口供述了一回道：“太老爷，事已如此，也就不推诿了。”马朝贤道：“你这小厮着实可恶！咱家何尝认得你来。”艾虎道：“太老爷如何不认得小人呢？”小人那时才十二岁，伺候了你老人家多少日子。太老爷还时常夸我很伶俐，将来必有出息。难道太老爷就忘了么？可见是贵人多忘事。”马朝贤道：“我纵然认得你，我几时将御冠交给马强了呢？”文大人道：“马总管，你不必抵赖。事已如此，你好好招了，免得皮肉受苦。倘若不招，此乃奉旨案件，我们就要动大刑了。”马朝贤道：“犯人实无此事。大人如若赏刑，或夹或打，任凭吩咐。”颜大人道：“大约束手问他，决不肯招。左右，请大刑来。”两旁发一声喊，刚要请刑，只见艾虎哭着道：“小人不告了！小人不告了！”陈公公便问道：“你为何不告了？”艾虎道：“小人只为害怕，怕担罪名，方来出首，不想如今害得我太老爷偌大年纪，受如此苦楚，还要用大刑审问。这不是小人活活的把太老爷害了么？小人实实不忍。小人情愿不告了。”陈公公听了，点了点头道：“傻孩子，此事已经奉旨，如何由得你呢？”只见杜大人道：“暂且不必用刑。左右，将马总管带下去，艾虎也下去。不可叫他们对面交谈。”“哦！”左右分别带下。

颜大人道：“下官方才说请刑者，不过威吓而已。他有了年纪之人，如何禁得起大刑呢。”杜大人道：“方才见马总管不认得艾虎，下官有些疑心。焉知艾虎不是被人主使出来的呢？”颜大人听了，暗道：“此言厉害。但是白五弟托我照应艾虎，我岂可坐视呢？”连忙说道：“大人虑得虽是，但艾虎是个小孩子，如何担得起这样大事呢？且包太师已然测至此处，因此要用御刑铡他的四肢。他若果真被人主使，焉有舍去性命不肯实说的道理呢？”杜大人道：“言虽如此，下官又有一个计较，莫若将马强带上堂来，如此如此追问一番，如何？”众人齐声说是。吩咐带马强，不许与马朝贤对面。左右答应。

不多时，将马强带到。杜大人道：“马强，如今有人替你鸣冤，你认得他么？”马强道：“但不知是何人？”杜大人道：“带那鸣冤的当面认来。”只见艾虎上前跪倒。马强一看，暗道：“原来是艾虎。这孩子倒有为主之心，真是好！”连忙禀道：“他是小人的家奴，名叫艾虎。”杜大人道：“他有多大岁数了？”马强道：“他十五岁了。”杜大人道：“他是你家世仆么？”马强道：“他自幼儿就在小人家里。”恶贼只顾说出此话，堂上众位大人无不点头，疑心尽释。杜大人道：“既是你家世仆，你且听他替你鸣冤。艾虎快将口供诉上来。”艾虎便将口供诉完，道：“员外休怪小人，实实担不起罪名。”马强喝道：“我把你这狗才！满口里胡说！太老爷何尝交给我什么冠来！”陈公公喝道：“此乃公堂之上，岂是你喝呼家奴的所在！好不懂好歹，就该掌嘴。”马强跪爬了半步道：“回大人，三年前小人的叔父回家，并未交付小人九龙冠。这都是艾虎的谎言。”颜大人道：“你说你叔父并未交付于你，如今艾虎说你把此冠供在佛楼之上，倘若搜出来时，你还抵赖么？”马强道：“如果从小人家中搜出此冠，小人情甘认罪，再也不敢抵赖。”颜大人道：“既如此，具结上来。”马强以为断无此事，欣然具结。众位大人传递看了，叫把马强仍然带下去。又把马朝贤带上堂来，将结念与他听，问道：“如今你侄儿已然供明。你还不实说么？”马朝贤道：“犯人实无此事，如果从犯人侄儿家中搜出此冠，犯人情甘认罪，再无抵赖。”也具了一张结，将他带下去，吩咐寄监。

文大人又问艾虎道：“你家主人被劫一事，你可知道么？”艾虎道：“小人在招贤馆服侍我们主人的朋友。”文大人道：“什么招贤馆？”艾虎道：“小人的员外家大厅就叫招贤馆。有好些人在那里住着，每日里耍枪弄棒，对刀比武，都是好本事。那日因我们员外诓了个儒流秀士，带着一个老仆人，后来说是新太守，就把他主仆锁在空房之内。不知什么工夫，他们主仆跑了。小人的员外知道了，立刻骑马赶去，又把那秀士一人拿回来，就掐在地牢里了。”文大人道：“什么地牢？”艾虎道：“是个地窖子，凡有紧要事情都在地牢。回大人，这个地牢之中不知害了多少人命。”陈公公冷笑道：“他家竟敢有地牢，这还了得吗！这秀士必被你家员外害了。”艾虎道：“原要害来着。不知什么工夫那秀士又被人救了去了。小人的员

外就害起怕来。那些人劝我们员外说没事，如有事时，大伙儿一同上襄阳去就是。那天晚上，有二更多天，忽然来了个大汉，带领官兵，把我们员外和安人在卧室内就捆了。招贤馆众人听见，一齐赶到仪门前救小人的主人。谁知那些人全不是大汉的对手，俱各跑回了招贤馆藏了。小人害怕，也就躲避了，不知如何被劫。”文大人道：“你可知道什么时候将你家员外起解到府？”艾虎道：“小人听姚成说，有五更多天。”文大人听了，对众人道：“如此看来，这打劫之事与欧阳春不相干了。”众大人问道：“何以见得？”文大人道：“他原失单上报的是黎明被劫。五更天，大汉随着官役押解马强赴府，为何黎明又打劫了呢？”众位大人道：“大人高见不差。”陈公公道：“大人且别问此事，先将马朝贤之事复旨要紧。”文大人道：“此案与御冠相连，必须问明，一并复旨，明日方好搜查捉人。”说罢，吩咐带原告姚成。谁知姚成听见有九龙冠之事，知道此案大了，他却逃之夭夭了。差役去了多时，回来禀道：“姚成惧罪，业已脱逃，不知去向。”文大人道：“原告脱逃，显有情弊。这九龙冠之事益发真了。只好将大概情形复奏圣上便了。”大家共同拟了折底，交付陈公公先行陈奏。

到了次日，奉旨立刻行文到杭州，捉拿招贤馆的众寇，并搜查九龙冠即刻赴京归案备质。过了数日，署事太守用黄亭子拾定龙冠，派役护送进京，连郭氏一并解到。你道郭氏如何解来？只因文书到了杭州，立刻知会巡检守备带领兵弁，以为捉拿招贤馆的众寇必要厮杀，谁知到了那里，连个人影儿也不见了，只得追问郭氏。郭氏道：“就于那夜俱各逃走了。”署事官先查了招贤馆，搜出许多书信，俱是与襄阳王谋为不轨的话头。又叫郭氏随同来到佛楼之上，果在中间龕的左边隔扇后面，搜出御冠帽盒来。署事官连忙打开验明，依然封好妥当。立刻备了黄亭子，请了御冠。因郭氏是个要犯硬证，故此将他一同解京。

众位大人来至大理寺，先将御冠请出，大家验明，供在上面。把郭氏带上堂来，问她：“御冠因何在你家中？”郭氏道：“小妇人实在不知。”范大人道：“此冠从何处搜出来的？”郭氏道：“从佛楼中间龕内搜出。”杜大人道：“是你亲眼见的么？”郭氏道：“是小妇人亲眼见的。”杜大人叫她画招画供，吩咐带马强。马强刚至堂上，一眼瞧

见郭氏，吃了一惊，暗说：“不好！她如何来到这里？”只得向上跪倒。范大人道：“马强，你妻子已然供出九龙冠来，你还敢抵赖么？快与郭氏当面对来。”马强听了，战战兢兢问郭氏道：“此冠从何处搜出？”郭氏道：“佛楼之上中间龕内。”马强道：“果是那里搜出来的？”郭氏道：“你为何反来问我？你不放在那里，他们就能从那里搜出来么？”文大人不容他再辩，大喝一声道：“好逆贼！连你妻子都如此说，你还不快招么？”马强只吓得目瞪口呆，叩头碰地道：“冤孽罢了！小人情愿画招。”左右叫他画了招。颜大人吩咐将马强夫妻带在一旁，立刻带马朝贤上堂，叫他认明此冠并郭氏口供，连马强画的招，俱各与他看了。只吓得他魂飞魄散。又当面问了郭氏一番，说道：“罢了，罢了！事已如此，叫我有口难分诉。犯人画招就是了。”左右叫他画了招，众位大人相传看了，把他叔侄分别带下去。文大人又问郭氏被劫一事。

忽听外面嘈杂，有人喊冤。只见衙役跪倒禀道：“外面有一老头子，手持冤状，前来申诉。众人将他拦住，他那里喊声不止，小人不回。”颜大人道：“我们是奉旨审问要犯，何人胆大，擅敢在此喊冤？”差役禀道：“那老头子口口声声说是替倪太守鸣冤的。”陈公公道：“巧极了。既是替倪太守鸣冤的，何妨将老头儿带上来，众位大人问问呢。”吩咐带老头儿。

不多时，见一老者上堂跪倒，手举呈词，泪流满面，口呼冤枉。颜大人吩咐将呈子接上来，从头至尾看了一遍道：“原来果是为倪太守一案。”将此呈转递。众位大人看了，齐道：“此状正是奉旨应讯案件，如今虽将马朝贤监守自盗审明，尚有倪太守与马强一案未能质讯。今既有倪忠补呈申诉，理应将全案人证提到，当堂审问明白，明日一并复旨。”陈公公道：“正当如此。”便往下问道：“你就叫倪忠么？”倪忠道：“是。小人叫倪忠，特为小人主人倪继祖前来伸冤。”陈公公道：“你不必啼哭，慢慢地诉上来。”未识说些什么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四回 复原职倪继祖成亲 观水灾白玉堂捉怪

且说倪忠在公堂之上，便将奉旨上杭州接太守之任，如何暗暗私访，如何被马强拿去两次，俱各说了。“头一次多亏了一个难女，名叫朱绛贞，乃朱举人之女，被恶霸抢了去的，是他将我主仆放走。慌忙之际，一时失散。小人遇见个义士欧阳春，将此事说明。义士即到马强家中打听小人的主人下落。谁知小人的主人又被马强拿去，下在地牢。多亏义士欧阳春搭救出来，就定于次日义士帮助捉拿马强护送到府。我家主人审了马强几次，无奈恶霸总不招承。不想恶霸家中被劫，他就一口咬定，说小人的主人‘结连大盗，明火执仗’，差遣恶奴进京呈控。可怜小人的主人堂堂太守，因此解任，遭这不明不白的冤枉。望乞众位大人明镜高悬，细细详查是幸。”范大人道：“你主人既有此冤枉，你如何此时方来伸诉呢？”倪忠道：“只因小人奉家主之命，前往扬州接取家眷。及至到了任所，方知此事。因此急急赶赴京师，替主鸣冤。”说罢，痛哭不止。陈公公点头道：“难为这老头儿。众位大人当怎么办呢？”文大人道：“倪忠的呈词，正与太守倪继祖、义士欧阳春、小童艾虎所供俱各相符。惟在被劫一案尚不知何人，须问倪继祖、欧阳春便见明白。”吩咐带倪太守与欧阳春。

不多时，二人上堂。文大人问太守道：“你与欧阳春定于何时捉拿马强？又于何时解到本府？”倪继祖道：“定于二更带领差役捉拿马强，于次日黎明方才到府。”文大人又问欧阳春道：“既是二更捉拿马强，为何于次日黎明方到府呢？”欧阳春道：“原是二更就把马强拿住，只因他家招募了许多勇士，与小人对垒。小人好容易将他等杀退，于五更时方将马强驮在马上。因霸王庄离府衙二十六里之遥，小人护送到府时，天已黎明。”文大人又叫带郭氏上来，问道：“你丈夫被何人拿住，你可知道么？”郭氏道：“被个紫髯大汉拿住，连小妇人一同捆绑的。”文大人道：“你丈夫几时离家的？”郭氏道：“天已五鼓。”文大人道：“你家被劫是什么时候？”郭氏道：“天